

人民日報

REN MIN RI BAO

1948年6月15日创刊
第6470号

今日要目

第一版
刘主席和夫人抵拉瓦尔品第受到热烈欢迎
首都盛大集会热烈欢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

第二版
彭真同志和宫本显治同志在首都各界人民欢迎日共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

第三版
社论：团结反帝 保卫和平——欢迎刘少奇主席出国访问
我外交部照会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组织武

第四版
装暴徒袭击我驻雅加达总领事馆宿舍的野蛮暴行提出最强烈抗议
日共拒绝派代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社论：向英勇斗争的美国人民致敬
美国人民揭开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斗争新的一页
越南民主主义和国外发表文件，控诉美国侵略者血腥罪行

第五版
史绍宾：坚持历史科学的革命方向——评吴晗等同志的资产阶级史学路线

第六版
郑之思：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纪念巴黎公社九十五周年（续完）

1966年3月

27

星期日

夏历丙午年三月初六

清明：公历4月5日
夏历三月十五

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有时晴
风向 北转南
风力 二—三级

夜间 晴
风向 南转北
风力 一—二级

温度 最高摄氏11度
最低摄氏1度

今日北京开印时间5时39分

刘主席和夫人抵拉瓦尔品第受到热烈欢迎

阿尤布·汗总统到机场迎接数十万市民夹道欢迎 离开北京时，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到机场欢送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二十六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应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邀请，二十六日上午乘专机到达巴基斯坦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进行友好访问。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受到了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和政府官员以及当地人民的盛大热烈的欢迎。几乎全市四十万市民和附近地区的许多群众都到街上欢迎来自友好邻邦的国家领导人。今天各学校、工厂和政府机关都放了假，使各界人民能够去欢迎中国贵宾。

刘少奇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乘坐的专机上午十时在拉瓦尔品第的恰克拉拉机场着陆。当刘少奇主席和夫人步出机舱，踏上机场上铺着的红地毯时，阿尤布·汗总统第一个走上前去迎接他们。刘少奇主席同阿尤布·汗总统热烈握手。

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其他随行人员也受到热烈欢迎。

四位巴基斯坦姑娘向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献花。

巴基斯坦国会议长卡拉卜杜勒·贾巴儿·汗、外交部长布托和夫人走上前去欢迎中国客人。

在装饰着中巴两国国旗的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鸣礼炮二十一响，乐队高奏中、巴两国国歌以后，刘少奇主席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陪同下，检阅了巴基斯坦三军仪仗队。

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被介绍给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各部部长、国会议员和各界著名人士。欢迎的人向刘少奇主席献了用金线和银线绣成的花环，并赠给他上面绣着中国字：“巴中友谊万岁！”的白色围巾。在机场欢迎的密密层层的人群，不断发出“万岁和友谊”的欢呼声。

刘少奇主席由阿尤布汗总统同乘专机驶出机场，在他们后面的是陈毅副总理和其他随行人员。

在刘主席的专机着陆以前，拉瓦尔品第下了倾盆大雨。欢

迎的人们尽管衣服都湿透了，还是在雨中等待几个小时欢迎中国客人。后来，天气慢慢转晴，阳光照耀着欢迎的人们的笑脸。当刘主席和阿尤布汗总统乘车前往拉瓦尔品第的时候，站在三公里外的公路两旁的密密层层地欢迎者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他们热情地跑上前去同汽车里的中国客人握手。姑娘们聚在一起向车队撒花瓣和香水。刘主席和阿尤布·汗总统乘坐的轿车里都被撒满了花瓣。

在街道上的密密层层地欢迎群众和站在阳台上、树上和房顶上数以千计的群众热烈欢呼，刘主席向他们挥手表示感谢。

欢迎的人群中有工人、穿着绿、白两色制服的女学生、穿着沙丽的家庭主妇、白发苍苍的老大爷和老大娘以及抱着婴儿的母亲们。他们挥舞着中巴两国的国旗、彩色纸带、头巾和花束，并撒着彩色纸屑。一群又一群的舞蹈家和音乐家在欢迎的行列中表演着丰富多彩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节目。在响亮的“中巴友好万岁”的口号声中，敲起手鼓，吹起笛子。有些青年学生还用中国话高呼“中巴友好”和“刘伯伯”。

巴基斯坦三军军人挂着奖章，有的人挂着最近在抗击印度武装侵略的战斗中荣获的奖章，排立在街道两旁，当车队经过时，他们举枪致敬。

前来欢迎的还有在拉瓦尔品第的克什米尔人。这些穿着民族服装的克什米尔人热烈高呼：“欢迎刘少奇主席！”

今天，街道两旁装饰着中巴两国的国旗。电线杆上挂着红色和绿色彩旗。车队在横贯大街的许多巨大横幅下边驶过，横幅上用乌尔都文和中文写着大字标语：“中巴友谊万岁！”“欢迎刘少奇主席！”“欢迎陈毅总理！”“亚非团结万岁！”

到机场欢迎中国领导人的还有：新闻和广播部长哈瓦瓦·夏哈布丁，商业部长吴拉姆·法鲁克，财政部长穆罕默德·舒阿布，交通部长卡拉卜杜勒·萨布尔·汗，法律和议会事务部长赛义德·穆罕默德·扎法尔，工程、粮食和农业部长沙姆苏多

哈，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拉瓦尔品第专区专员阿·查谟和克什米尔自由政府主席阿卜杜勒·哈米德汗也到机场欢迎。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夫人以及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各国驻拉瓦尔品第的外交使节。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应邀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于日前乘专机离开北京。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陪同访问。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是应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元帅，和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的邀请，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进行友好访问的。

陪同访问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冯铭、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汪道涵、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赖亚力、第一亚洲司司长张彤等。

到机场欢送的，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康生、郭沫若、杨明轩、赛福鼎、林枫、刘宁一，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徐冰、高崇民、沈雁冰、李德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蔡廷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李宗仁先生也到机场欢送。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中央各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廖承志、刘晓、许光达、徐子荣、刘仁、孔原、周荣鑫、吴德峰、张彦、郝德青、姬鹏飞、王炳南、乔冠华、韩念龙、王新亭、廖汉生、徐立群、吴法宪、杜义德、饶正锡、张子意、吴冷西、罗青长、许立群、李质忠、邓典模、宋一平、杨琳、连贯、缪海楼、高登榜、潘振武、张西三、胡厥文、王绍璧、李方、陈其尤、徐萌山、郑天翔、万里、康克清、方石珊、张凯、张友渔等。

（下转第三版）

陪同刘主席和夫人出国访问人员名单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除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外，还有：

章汉夫	外交部副部长
汪东兴	公安部副部长
冯 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汪道涵	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赖亚力	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张 彤	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



刘少奇主席从拉瓦尔品第机场乘车到迎宾馆途中，受到市民夹道欢迎。新华社记者 龙青江摄（传真照片）

刘主席拜会阿尤布·汗总统并会谈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二十六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二十六日上午在在这里的总统府拜会了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并同他进行了会谈。

拜会时中国方面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冯铭，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汪道涵，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赖亚力和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张彤。

巴基斯坦方面在座的有：外交部长佐勒菲卡尔·阿里·布

托，商业部长吴拉姆·法鲁克，外交部外事秘书阿齐兹·艾哈迈德，总统首席秘书·优素福，新闻和广播秘书阿勒塔夫·高哈尔，外交部辅助秘书阿加·夏希，外交部司长卡马尔丁·艾哈迈德和外交部的高级官员苏勒登·穆罕默德·汗。

拜会时在座的，还有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

会谈是在亲切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谈之后，阿尤布·汗总统设宴招待刘少奇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

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战斗友谊万岁！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首都盛大集会热烈欢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

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出席大会 彭真同志和宫本显治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首都各界一万六千人今天下午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由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宫本显治同志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朱德，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林枫、刘晓、刘宁一，中央候补委员刘仁、张宗逊、赵毅敏等同志，出席了大会。

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宫本显治，副团长冈正芳和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应邀出席大会。

盛大的集会在工人体育馆举行。会场上高悬巨幅标语，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战斗友谊万岁！”“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下午三时，周恩来、朱德、彭真等同志陪同宫本显治、冈正芳等同志登上主席台。乐队奏欢迎曲。少先队员向宫本显治、冈正芳等同志献花。全场掌声雷动。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凡宣布大会开始。彭真同志首先讲话（全文见第二版），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北京和全中国的人民群众，向日本共产党、日本工人阶级和日

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彭真同志赞扬说，日本共产党是光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日本工人阶级和日本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日本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日本共产党在帝国主义、反动派极其疯狂的迫害下，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反动统治，为争取日本人民的解放，历尽了各种考验，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日本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成长和壮大起来，在广大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不愧为了一支富有战斗性的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愧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和革命的爱国主义者的队伍。

彭真同志说，日本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日本共产党揭露和谴责他们颠覆日本共产党、破坏和分裂日本民主运动的罪恶活动。日本共产党坚决清除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日本的代理人春日庄次郎、内藤知周、志贺义雄、神山茂夫等叛徒。

他说，日本共产党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日本反动派和现代

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党的队伍巩固和扩大了，党的团结加强了，党在国内外的威望和影响力日益增长了。

他说，日本的革命实践，证明了日本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日本共产党纲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日本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结晶。它照亮了日本人民争取解放的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相信，在英勇的日本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沿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前进，日本人民的革命事业，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彭真同志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是决不会让美国帝国主义长期骑在自己头上的。我们深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国帝国主义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一个独立、民主、

和平、中立、繁荣的新日本一定会出现。

彭真同志在谈到当前国际形势时指出，目前，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更加深入了，美国帝国主义已经陷于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斗争的辉煌胜利，再一次雄辩地表明，拥有一切最新式武器的帝国主义头子美国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坚持人民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一道，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如果美国帝国主义坚持侵略越南的战争，并且硬要“逐步升级”，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那末，就让我们来试试吧！肯定地说，这只能使美国帝国主义更快地走向死亡。

（下转第三版）

首都各界人民今日举行大会支持美国人民反对美帝侵略越南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首都各界人民将在二十七日举行支持美国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大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从二十七日下午两点二十五分开始，用第一套节目的频率，转播大会的实况。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将同时转播。



首都各界一万六千人盛大集会，热烈欢迎日本代表团。左图：彭真同志在欢迎大会上讲话。前左五是宫本显治同志。右图：大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 刘如忠、郭伟摄

(续 昨)

无产阶级必须警惕敌人的假和谈、真备战，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既包括许多宝贵的经验，也包括许多沉痛的教训。

公社是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分头领导的，这两派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都不懂得马克思主义，都缺乏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但也由于他们不够，犯了许多错误。其中主要错误之一，是上敌人的假和谈争取喘息时间，没有乘胜追击穷寇，让敌人有了利用假和谈骗取喘息的时间，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反扑，坐失扩大革命胜利时机。

一切削弱阶级力量使用或同时并用暴力镇压与和平欺骗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当他们还没有作好向人民进攻的充分准备或遭到革命力量打击时，往往玩弄“和平”阴谋欺骗人民；一旦他们认为有力量战胜革命人民时，就挥舞暴力进行血腥的屠杀。梯也尔就是用这种反革命的两手对付巴黎公社的。

梯也尔在逃往凡尔赛时，只剩下一万五、六千名军警，这些士兵是害怕革命的巴黎工人武装起来的。情况，巴黎和凡尔赛两地相距八十八公里，巴黎工人武装完全可能断绝梯也尔，梯也尔在逃跑时情况也不得不承认说：“这是我一生最不好过的一日。巴黎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凡尔赛完蛋了。只要我一天，士兵就会开枪枪毙他。’我确信不至于如此，不过，只要我逃到逃往的敌人有八、七万人，我也不敢担保说我的军队是可靠的。因为军队会由于数量相差悬殊而发生动摇。”①于是，老奸巨滑的梯也尔为了争取在凡尔赛谈判，为了争取更多时间重新组织反革命力量，就大肆“谈判”阴谋，大搞“和平”烟幕。

梯也尔首先指示巴黎各区区长，抓住公社选举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谈判，尽量回避，拖延时间，转移中央委员会的注意力，直到凡尔赛准备好进攻为止。这时国民议会也表示同意进行巴黎市政选举，和区长的谈判阴谋配合。谈判一直拖了八天，公社选举时间一再延后，凡尔赛得到了喘息。巴黎公社错过了与直捣凡尔赛巢穴的时机。事后，区区长们出了假谈判准备战的真象。吉拉尔说：“我们采取这种反对一切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阻挠巴黎公社的军队进军巴黎。……我们在凡尔赛进行反抗，使政府可以做好防御的准备。”②德马列也认为：“我认为我们会继续冒险的尝试，以便使凡尔赛政府感到我们武装自己。”③

其次，梯也尔高喊“不干涉巴黎”和“和平”高潮，打起“保护共和国”的幌子。马克思说，梯也尔一开始就梦想在进行反对巴黎的强攻战争的同时，“演出一出戏和小滑稽剧……”。三月二十一日，即在梯也尔还有军队的时候，他向国民议会声明说：“无论何如，我不派军队到巴黎去。”④三月二日，他又声明说：“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所以我断然决定要保护它。”⑤梯也尔这种假说，是把老共党和分子搜罗到自己的周围，并为自己反动政治活动画抹粉；是想要离间看到自己的阶级，是想麻痹巴黎，孤立无产阶级。他的所谓“不干涉”背后隐藏着最大的杀机，他的所谓“保护共和国”就是准备消灭无产阶级和公社的另一种说法。

在大搞“谈判”阴谋、大搞“和平”烟幕的同时，梯也尔极力准备武装镇压的一手。他搜罗军队残将，向俾斯麦乞求放回法国战俘，并派人在停战中进行反对公社的宣传和训练；他根据进攻巴黎的需要，建立了宪兵队、骑兵队和炮兵队；他向巴黎调遣大量的间谍，收集军事情报；他组织对巴黎的围攻，在巴黎周围修工事、筑炮台；他开动宣传机器，大肆渲染巴黎公社，为镇压起义作舆论准备。凡尔赛经过十个月的多方准备，就在四月初开始向巴黎发动武装进攻。

坚持历史科学的革命方向

(上接第五版)

正当一九六一年前，一些被推翻了的封建势力，利用封建法统，在那里继续宣传的时候，吴晗同志出来要我们承认宰相“祖宗”，要我们做他们的“好子孙”。这不是在为地主阶级招魂大家吗？

正当古稀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大肆进攻的时候，吴晗同志写了《海瑞罢官》，赞扬“封建时代的‘贤宰相’的胆量和勇气；当这种进攻退却了以后，吴晗同志又写了《海瑞罢官》，使海瑞登上舞台，煽动海瑞派又气不愤了，失败了再转的阴谋。这难道是为“古而古，为骂而骂”吗？

正当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展开兴无灭资的斗争的时候，吴晗同志却大肆美化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美化封建王法和封建国家，叫嚷继承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宣扬“阶级调和论”。这不是和无产阶级思想相对抗吗？凡此种种，不都清楚表明，吴晗同志的历史“研究”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吗？

吴晗同志的招牌所谓“从历史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其实，他们为资产阶级效劳，必然要歪曲历史实际。请看，把帝王将相作为历史的主体，这不是对历史最大的歪曲和颠倒吗？用资产阶级观点把地主阶级的忠臣海瑞装扮成“为民请命”的“英雄”，这不是伪造历史的典型？吴晗同志的所谓“科学”，原来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

在没落的、贵族老爷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学者”那里，党性和科学性，政治和历史是根本矛盾的。要服从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和反动政治，就不能不伪造科学、伪造历史。吴晗等同志正是用这种资产阶级的庸人眼光来看待无产阶级历史科学与现实斗争的关系。殊不知，当他们搬出“非科学”的帽子往无产阶级历史学头上扣的时候，正好暴露了自己伪科学的面目，暴露了“资产阶级史学从今天的实际”是无产阶级，而是他们自己。

毛泽东同志说过：“哲学的命运，要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的程度如何而定。”①史学科学的命运也是如此。历史科学为适应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才能成为真正的物质力量，成为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锐利武器；史学本身也才能成为真正科学的、生气勃勃的、革命的科學！

五、钻古书堆，还是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彻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队伍。

为了培养这样一支队伍，党向史学工作者提出了全心全意

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

——纪念巴黎公社九十五周年

郑之思

从四月初到五月初，梯也尔的军事力量仍然比较薄弱。普鲁士释放的战俘不多，军事进攻进展不快，战胜巴黎的把握不大。因此，梯也尔在这段时间一边打，一边继续玩弄和平欺骗。他一方面，疯狂地屠杀公社战士，要求普鲁士更多的增援；另一方面，又利用“巴黎公社利国和同道”之类的资产阶级团体的所谓调解进行诱降，企图诱骗公社放下武器，交出政权，取得战场上尚未取得的胜利。例如，四月二十七日他在会议上说：“我要再三重复，让这些举着红旗武装的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吧，那我们就立即停止军事活动和约，只有那一小撮罪犯需另当别论。”⑥五月八日他还对他劝议和的中产阶级代表说：“只要普鲁士同意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只有杀害普鲁士、托马和勒德两将军的凶手除外。”⑦

但是，到了五月中旬，普鲁士又释放了很多战俘，凡尔赛组成一支多达十三万的军队，麦克马洪向梯也尔保证可以很快打进巴黎，这时，梯也尔就把“和平”、“谈判”、“不干涉”等等幌子，扔得干干净净，他马上向国民议会声明，说“将手持洋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流放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全部抵偿自己的罪恶”。他叫嚷：“我是不会宽恕的！叛变应该不折扣，审判应该严酷无情！”⑧他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声明说，政府允许他们向巴黎报复。

巴黎公社委员对于梯也尔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并不一致。多数人对反动阶级的本性认识模糊，存在着和平幻想，巴黎起义胜利以后，一些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宣传通过选举实现国内和平，说什么“选举比杀人要容易些……”。只有一致的、庄严的、占压倒优势的选举才能有助于斗争，才能使劳动者得到保障”⑨。说什么“只有选举才能使人民的头脑冷静，才能使大街上平安无事，才能恢复信任、保证安全、建立正规的行政机构，最后，才能终止在血泊中毁灭共和国的仇杀”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也强调“要温和”，“要宽大无边”，要把“两个光辉的政党：博爱”作为自己的行话口号。他们错误地认为，通过投票建立公社，可能避免内战，是一方面一面拆除堡垒，一方面开展选举的斗争，并选举它的日期、程序、办法以及其他技术性问题的，同巴黎各区区长进行多次谈判。

但是，选举并没有什么干戈为玉帛的魔力。它既没有“使大街上平安无事”，更没有“使劳动者得到保障”。恰恰相反，由于选举，于谈判的巴黎，失去了加强革命力量的时机，忽略了扩大革命胜利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它没有封闭城门或封锁交通，让反动分子随意进出；没有彻底镇压反革命活动；没有占领法兰西银行；没有进攻凡尔赛等等。而凡尔赛却得到了加强反革命力量的时机，作了进攻巴黎的种种准备。

有一部分公社委员看了梯也尔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他们对梯也尔玩弄的和平阴谋进行了揭露，对于资产阶级团体叛变的妥协和解的幻想和公社内部的和平麻痹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例如，在五月四日的公社委员会上，公社委员巴里斯·格鲁塞说：“公民们，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反动派搞来的假面具已经好几天星期了，而这个假面具还没有被戳破。”⑪“在凡尔赛政府发表声明之后继续谈论和谈，在炮声隆隆和我们的弟兄被凡尔赛党子的子弹打死的时候高谈和解，这就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这就是削弱巴黎的防务，这就是给革命带来软弱和面临投降。实际上，这也就是议论投降和

成为脱离劳动人民，高于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必须不断地、彻底地改造自己的世界。必须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充沛的政治热情，敏锐的政治嗅觉。这一点，对史学工作者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对每个史学工作者来说，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是掌握科学历史观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在历史科学的领域内，坚定地进行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才能自觉地运用史学这个工具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史学工作者为了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真正会变化，就必须投入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这样做，不是会妨碍读书吗？史学不是提倡认真读书吗，党的从来就提倡认真读书？史学工作者的对象是历史，要接受前人的经验，更需要读书。但是，党从来就没有提倡过脱离实际的书呆子式的“为读书而读书”的态度，因而这样读下去，一万年也不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史学工作者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读活书，活读书。读活书。读活书，首先就是要到工农群众实际斗争中去，好好读一读阶级斗争的“活书”，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相互关系和各种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里”⑫。这是建设史学理论的根本。其次是好好读一读当前史战线阶级斗争的“活书”。因为，这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史学工作者有直接的关系。只有读懂了这两本“活书”才能读活书，才能发现问题，为用而学，为革命而学，为阶级斗争而学。只有真正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生活上的革命性，掌握了批判的武器，我们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读活；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精神实质，把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自己的东西；也才能从批判旧世界的实际斗争中，发现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真谛。

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关键在于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一切有骨头的史学工作者，都应该响应党的号召，下定决心，打起精神，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滚他一身泥巴，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

史学工作者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读活书，活读书。读活书。读活书，首先就是要到工农群众实际斗争中去，好好读一读阶级斗争的“活书”，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相互关系和各种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里”⑫。这是建设史学理论的根本。其次是好好读一读当前史战线阶级斗争的“活书”。因为，这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史学工作者有直接的关系。只有读懂了这两本“活书”才能读活书，才能发现问题，为用而学，为革命而学，为阶级斗争而学。只有真正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生活上的革命性，掌握了批判的武器，我们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读活；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精神实质，把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自己的东西；也才能从批判旧世界的实际斗争中，发现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真谛。

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关键在于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一切有骨头的史学工作者，都应该响应党的号召，下定决心，打起精神，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滚他一身泥巴，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

显然，这是一条引导史学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埋头读书、追求个人名利的资产阶级道路。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失败。”⑬革命报纸和革命团体也纷纷揭露反革命的“和谈”阴谋，批判和声讨幻想。《保卫巴黎和救护伤亡工人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严正指出：“不，巴黎的劳动群众所要求的是这种和平，而是战斗到底！在今天，梯也尔是背叛！……就是背叛劳动者自身的解放！”⑭俱乐部向梯也尔坚决反对妥协，不要妥协分子出席会议，有的还派代表团向公社声明：主要是主张凡尔赛投降，谁就要被宣布为叛徒。可惜，这些正确的意见并没有完全被接受，一直到凡尔赛匪徒开始向巴黎进攻时，还有许多人没有觉悟，还在醉心于公社委员的补选工作。当时这种情况的目击者利沙加勒写道：“全巴黎都倾听着炮火的疯狂轰击。没有人想到会有这样一次攻击，从二十八日以来，人们就生活在一种盲目的信任中——毫无疑问，这是礼炮，从最坏处着想也不过是一场误会。”⑮等到发现这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进攻时，尽管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抵抗，但因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不足，已为时晚矣！

凡尔赛在屠刀、巴黎在投票；凡尔赛在备战，巴黎在谈判。结果，凡尔赛匪徒手执屠刀进攻巴黎，他们枪杀被俘的公社委员和士兵，枪杀圣里翁的避难群众，枪杀医院里的伤员；他们枪杀老年的工人，说这些人多次造反，“罪恶”深重；他们枪杀工人，说这些人所谓“卖国虫”——纵火犯，“只有死后才像个女人”；他们枪杀童工，说这些人“长大后必定是暴徒”。他们把这场作为“打猎”的大屠杀，延续了整整一个六月。巴黎受到屠杀，圣纳维河出现了一条血泊，公社淹没在血海之中。三万多人被屠杀，十多万人被判处或被追害；凡尔赛就是这些所谓“屠杀”巴黎的“土匪”和“宽大的”，就是这样来结束我们的假谈判假备战的骗局。这是一次极其沉痛的血的教训。这个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否则，一定要退让，落水狗，一定要打死，决不能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如果说，九十五年前，巴黎公社的大部分委员没有及时识破梯也尔的假谈判假备战的阴谋，主要是由于经济不足认识不清所致，那么现在，替替修正主义者们处理为美国主义的假和平假侵略，决不决不承认帝国主义，而完全是站在叛徒的立场上，伙同帝国主义，企图用反革命两手，扼杀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但是，时在前进，人民在前进，革命在前进，前进的人民越来越清楚，如何运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的两手，如何前进进行前进，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连同他们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两手阴谋，终究是要被人民干净、彻底、全部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恩格斯在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时说：“让资产阶级去庆祝他们的七月十四日或九月二十二日吧。无产阶级节日将到处永远是同五月十八日。”⑯

现在，当我们纪念无产阶级节日——巴黎公社起义九十五周年时，环顾全球，看到的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伟大革命高潮。历史雄辩地证实了马克思在九十五年前的预言：“即使巴黎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⑰“巴黎公社可能倒下，但是它所创造的社会革命必将胜利。它的策源地遍布全球。”⑱

成为脱离劳动人民，高于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必须不断地、彻底地改造自己的世界。必须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充沛的政治热情，敏锐的政治嗅觉。这一点，对史学工作者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对每个史学工作者来说，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是掌握科学历史观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在历史科学的领域内，坚定地进行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才能自觉地运用史学这个工具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史学工作者为了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真正会变化，就必须投入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这样做，不是会妨碍读书吗？史学不是提倡认真读书吗，党的从来就提倡认真读书？史学工作者的对象是历史，要接受前人的经验，更需要读书。但是，党从来就没有提倡过脱离实际的书呆子式的“为读书而读书”的态度，因而这样读下去，一万年也不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史学工作者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读活书，活读书。读活书。读活书，首先就是要到工农群众实际斗争中去，好好读一读阶级斗争的“活书”，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相互关系和各种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里”⑫。这是建设史学理论的根本。其次是好好读一读当前史战线阶级斗争的“活书”。因为，这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史学工作者有直接的关系。只有读懂了这两本“活书”才能读活书，才能发现问题，为用而学，为革命而学，为阶级斗争而学。只有真正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生活上的革命性，掌握了批判的武器，我们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读活；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精神实质，把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自己的东西；也才能从批判旧世界的实际斗争中，发现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真谛。

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关键在于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一切有骨头的史学工作者，都应该响应党的号召，下定决心，打起精神，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滚他一身泥巴，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

显然，这是一条引导史学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埋头读书、追求个人名利的资产阶级道路。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有人问：无产阶级不是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吗？是，无产阶级不能培养众多的有专门知识的历史学家。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培养众多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对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只是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他所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积累向党、向人民讨还价的资本。

①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年版，第二四四页。
②见《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六二四页。
③《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五三四页。
④《《法兰西内战》二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四二页。
⑤《《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五八五至五八七页。

⑥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七一页。
⑦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七一〇页。
⑧《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五年版，第三二五、三二六页。
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第四四五页。
⑩《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四八页。

⑪《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一四页。
⑫《纪念公社》，《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二一五页。
⑬参看《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五七六页。
⑭《《法兰西内战》二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三六二、三六三页。

⑮《巴黎公社史料辑要》，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二年版，第二二七、二二八页。
⑯恩格斯：《一八八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给倍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二九一页。
⑰《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㊸《《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㊸《《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四页。